

蘇聯的新外交政策

Nikolaus Bassoches

當蘇聯政府初成立時，外受各資本帝國的聯合進攻，內受內亂之破壞與災荒的頻乘，以致經濟淪於破產，所以那時蘇聯的外交政策是（一）破壞各資本帝國之反蘇維埃的聯合戰線，同時（二）又以種種的讓步條件謀與各資本國合作而得到她們之經濟的幫助。可是近年來經驗告知他們，大宗外債非惟無補於蘇聯經濟之補救，而反替她的社會主義掘下墳墓了。蘇聯政府有鑒於此，就放棄其依賴大借外債的政策，而祇接受利率低，而時期長的小數額的外債，因為這個經濟政策的改變，他們的外交政策也整個的隨之改變，這個新外交政策就是以後蘇聯的外交將更傾向於獨立自主，而不顧及列強的態度如何。這個新外交政策無論於世界，於中國都有很大的關係，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本文原刊於維也納自由黨日報新自由報 (Neue Freie Presse) 現由英文轉譯來的。

梁繼譯誌。一九三〇年五月。

蘇聯的外交總長臥病於人民外交委員會

的私室已經很久了。在其他任何國家，一個外長請假離職而至二年之久簡直是不可能的，但要概論這樣的問題也是不易的事。總之，曾經驚動全世界的蘇維埃外交的光耀是已經消逝了。脫洛斯基與賴柯夫斯基是在流徙中，克拉辛 (Krasin) 與越飛 (Torgo) 是死了，而其餘的人有的是被嫌疑為屬於反對派，有的則不為現在執政的黨所完全信任。因為這個緣故，選任一個外長是不容易的，而且這也不是一種迫切的需要。在莫斯科的某部政界中或在關注蘇聯對外關係之專家與外人的小部人中，新的謠言諷起，各人傳說不一，不過就各方面而論，在俄國政治領袖人們中外交關係的問題祇引起很小的注意，他們在心中有另外的心的事的。

蘇聯的外交政策直至一年以前時是企圖完成這二個目的：第一個是純粹政治的與外交的，即阻止資產階級國家有一個反對無

產階級專政的聯合，同時積極的參與歐洲外交，以阻止其他強國加入這樣一個聯盟的任何企圖。蘇聯外交政策的第二個目的是經濟的，這有更大的重要性。這是關聯於國外經濟關係之培植的，其最後的目的是在獲得一大宗的外債。蘇聯的外交盡其所有能力以冀達到這二個目的。她極力破壞波蘭組成一個巴爾的聯盟之企圖。她甚注意於德國之傾向於西歐諸國方面去，并極盡力量與美國建立道德的與政治的聯繫，以冀得到美國之實際的合作，因為在那個時候，蘇聯的外交政策是為這個觀念所主宰，即美利堅合眾國是全世界之政治的與經濟的統治者，是一個她的錢幣市場能够供給俄國以其所需之大宗資本的國家。

但自斯大林派在內政上完全戰勝賴柯夫 (Rykov) 與布哈林等之右翼反對黨後，就把整個的局面根本改動了。列強對俄不時威脅的觀念與右翼反對黨同時消散，而現在共黨的理論是穩固的資本主義的時期已經要完

結了。這是真的，在一九二五年這同樣的理論也是被宣佈着的，不過現在他們更相信現代世界的經濟危機是比先前更深了。他們希望着會爆發一個新的世界革命運動，及一個非但使各國間發生階級鬭爭並能使世界各強自相火併的危機。因為這個理由，反蘇聯聯合戰線的實際恐懼是已經煙消雲散了。

81857

比這個改變更嚴重的是蘇聯現政府之經濟目的的改變。在這方面斯大林派的勝利已經造成一個完全新的局面，尤其是在英俄糾紛關係的實際方面。五年計劃已經開始實行了，因為不能應用大宗的財政信用，蘇聯經濟政策的負責者已經提出辭職。原五年計劃規定絕對不可借用外國信用，其負責者並甚至以為國外信用非惟是不需要的，而且於蘇聯之整個經濟組織也有不良的影響。他們相信俄國至多祇能漸漸的吸收少數的外資，這個理論非但為俄國之勞工階級所贊助，並且也為政界要人所深信。他們都視外債為一種阻礙，他們所需要的是以本國的財富而不以需

付大宗利息的外資來從事建設事業。

蘇聯與大不列顛的糾紛也已經使蘇聯的主要政治家相信他們所須要以信用購買之外貨，不論外交關係是否恢復，都是能得到的。因為當英俄二國感情雖仍不睦時，可是從英國以信用所購得之貨物卻不斷的以更大的分量流入到俄國去。此外許多未與蘇俄正式復交的國家也都願擴充信用，而莫斯科政府亦均認此種信用之發展是於外交關係無關，而全特於世界市場之情狀如何。經驗更昭示他們，接受一個以信用購貨的保證較接受財政信用為優的話是不對的。德國對俄的此種保證就證明實施此種信用是如何的困難，總之，這個經驗昭示蘇聯：這種信用是無機的，牠強迫他們購取其所不需用的貨物。而且此種形式的信用並阻礙蘇聯經濟之自由活動。但比反對此種政策更甚者是對接受任何種之財政信用，尤其是對於接受外債的反對。

現在俄國革命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她所採取的政策是比先前更為

自主的。這是對於她先前過於注重外強之一種精神上的反動，是起於幻象的一種反動。蘇聯當局之以宣傳與外交方法而求各國承認的外交政策是已經放棄很久了。俄國現在深信任何種的外債都於俄政府有最大可能的危機，這種危機比敵人的刺刀或資本主義國家之外交的與精神上的干涉還要利害。現在蘇聯已經努力鞏固其革命的目的，並以全力謀完成社會主義的理想，其人民也都努力使其內政不依賴於外國的幫助。

在一九二七年與英國外交關係斷絕後，賴柯夫，那時他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即在莫斯科黨的理事會大會中討論蘇聯之新的國際地位。他說：『你們知道外交關係之每一次嚴重的改變必然要在經濟界發生慘象與適應這種變換之最顯著者通常為利率之低落與股票交換之減少以及類此的經濟紊亂表徵。舉一個例說，巴黎與柏林之匯兌是依法德二國之變換的國際地位而變動的。可是現在我們的經濟地位並未受到這同樣的影響。』

81858

現在這個財政的與政治上的相互依賴是更普遍地被承認了。在決定其國內的政策時，蘇維埃政府第一總先考慮到美歐銀行所借與蘇聯企業之外債總數，因為除非這債額是小數目的時候，要想突然改變國內的政策，那是不可能的。全國的階級鬭爭是不能讓牠寬鬆了的，全國人民也不能一任其從事破壞的；每一事件，從最無關重要的農民反抗至最廣佈之富農屠殺，與每一重大的變革都會影響到蘇維埃證券價值的低落，如其低落過甚，則蘇聯之整個的經濟制度就將有瓦解的危險。所以莫斯科政府深知如欲大借外債，那就非放棄其先前所採之急進的政策不可，這就是說要使鮑爾希維克政策達到勝利的希望取消。

這個思想也許在其黨首領之無意識的心中早已存在了，但是積極地需求信用的時期，及前任人民財政委員而現為駐英大使的沙柯爾尼柯夫 (Sokolnikov) 與國家銀行行長荷曼 (Sehmann) 於國外匯兌方面維持

cherwonets (幣名) 價格的時期已經過去很久了。沙氏欲使俄國幣制與世界幣制相關聯的努力也已突然停止了，而 cherwonets 現僅只成爲一種純國內的幣制。這是俄國現代整個經濟政策之自然的分界，而這於現代之外交政策也是很有關係的。俄外交部之拒絕接受國外信用已是很顯然的表明：「我們再也不要外債了，但是假如他國願供給我們利率低而時期長的小數債額時，那我們也願加以考慮。」這表明蘇聯祇願接外國銀行之小額的借款，而不願借大宗的債額，即使有人願供他們以大宗的借款，他們也是不願接受的。自從他們宣佈這個政策後清償戰前俄帝政府債務的希望是完全消滅了。因爲舊帳未清，尊口是不必開的，而現在俄國根本不願借大宗的外債，那舊帳自然是無清償之望了。

世界觀的失業問題

近時世界失業問題日趨普遍，此在本誌上期國際欄

中已略有論列。本文爲日本淺利順四郎所作，原登最

俄國之摒棄國外信用，現已使其整個的外交政策起了變動。她對於列強態度再也不用計及。一九二五年蘇維埃政府雖宣佈說「我們不願以條件而換得列強的承認，」但對美國則仍是例外的。那時俄國極以爲金圓之用極大，深信美國的資本必能發育社會主義的經濟，他們以爲這是實現俄國革命的最高理想之最有效的方法。可是經驗告訴他們，當金圓輸入俄國時，牠就替社會主義掘下墳墓了，因此俄國就再也不崇拜美國了，去年俄國答覆美國調解中俄糾紛覆牒態度的強硬，即爲此種政策之表現，要是在一年多以前，俄國是不會有如此強硬態度的。俄國現在雖仍讚美美國的經濟制度，可是這是由於其他的關係，而與外交政策無關。

淺利順

近出版之日本經濟往來雜誌，該誌登載「失業與就

職問題評判」論文四篇，此文即其中之一篇，吾人隨